

MAENLIESIZHIXUE
YUANZHUXUANDU

马恩列斯 哲学原著选读

湖北省高等院校公共
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编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马恩列斯哲学原著选读

湖北省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编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马恩列斯哲学原著选读

湖北省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 徐汉明

•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武昌喻家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5,000字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7,000

统一书号: 2255-009 定价: 1.20元

目 录

前 言	(1)
-----------	-------

绪 论 部 分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	(4)
二	(4)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	(18)
四 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摘录)	(18)
列 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摘录)	(25)
列 宁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摘录)	(28)

唯 物 论 部 分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 哲学	(31)
三 分类。先验主义(摘录)	(31)
四 世界模式论(摘录)	(35)
五 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摘录)	(38)
六 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 物理, 化学(摘录)	(4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48)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摘录)	(48)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62)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一)	(62)

四 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摘录) (62)

五 人是否用头脑思想？(摘录) (65)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

(三) (66)

一 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摘录) (66)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69)

二 “物质消失了”(摘录) (69)

三 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想象的吗？(摘录) (72)

列 宁 卡尔·马克思 (摘录) (75)

辩证法部分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 (79)

一 概论(摘录) (79)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 哲学 (88)

十二 辩证法。量和质 (88)

十三 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99)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摘录) (117)

〔辩证法〕〔(A) 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

规律〕 (117)

列 宁 辩证法的要素 (132)

列 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 (135)

认识论部分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42)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 哲学(摘录) (149)

九 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149)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 (152)

一	“自在之物”或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驳斥	(152)
四	有没有客观真理?	(161)
五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衷主义	(171)
六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178)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8)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	(195)
四		(195)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217)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219)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223)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232)
列 宁	卡尔·马克思	(237)
	唯物主义历史观	(237)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40)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摘录)	(240)
列 宁	国家与革命(摘录)	(251)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251)
斯大林	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摘录)	(271)

前 言

马列主义理论课是一门科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在高等院校和各类干部培训学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和干部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造就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为四化献身的建设人才。

把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必修课，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开好马列主义理论课，近几年来各地新编了不少教材，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就有几十种。诚然，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帮助学习对象掌握基本原理，原理教材是必要的，但是，光有原理教材，而不引导学生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学习原著才能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弄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并运用理论认识 and 解决在“四化”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反过来，又从实际出发，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帮助学生理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质言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是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经之途。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指出：“自习、课堂讨论、辅导、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都是帮助学生掌握马列

主义基本原理和提高分析问题能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取消了，应当恢复。”同时又规定“自习与课堂教学时间的比例为一比一，要列入课程表，由任课教师掌握。”为应教学急需，湖北省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在省教育厅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力量编辑了这本《马恩列斯哲学原著选读》。“选读”参照教育部部定文、理科哲学教学大纲所列“原著”，并作了必要的注释说明。注释说明，参考和借鉴了一些已出版的马列哲学著作注释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特此鸣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著作很多，这里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只节选了哲学原理中最基本的部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这个选读本时还应结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哲学著作，学习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出版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如《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和胡耀邦等同志的有关报告、讲话及指示。

这个“选读”按内容顺序，分别由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张晓武，湖北大学政治系王修和，华中工学院哲学教研室阳作华、张建，武汉大学马列主义课部刘行焱，华中农学院政治课部谭冬森等同志分别选编和注释，阳作华负责统编定稿。

为避免选编的原著出现差错和赶上1985年秋季用书，在体例上，凡原著“脚注”尽量保留，文中所夹原著“尾注”的符号则作了技术上的处理。为使原著“脚注”同本书编选者〔注释〕相区别，前者保留原著符号“①、②、③……”，后者用“1、

2、3……”标示，并附在原文末尾。由于时间仓促，经验不足，在编选工作中难免存在缺陷和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5年3月

绪论部分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¹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

①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

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

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³。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

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⁴。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⁵。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⁶；因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

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象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象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种东西，不是象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种东西，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

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⁷。但是，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⁸。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⁹。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

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¹⁰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超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

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¹¹，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